

《消閑報》與吳趼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

何 宏 玲

近代報紙的出現，影響並改變了小說的存在狀態，這已是公認的事實。但在接受這一既定事實時，我們往往疏於思考報紙與小說發生關聯的復雜過程。同時，由於對報紙資料的了解不足，導致我們在評判某些近代小說現象時會出現偏差。小說家吳趼人及其早期作品《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1}（下稱《奇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1937年1月，上海的《辛報》因賈金花去世，開始轉載一部涉及她早年身世的小說《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書下署名為“抽絲主人”。在小說連載期間，讀者謝高發表文章，提出此“抽絲主人”即是“已故小說家吳趼人先生”的看法^{*2}。由於此書為曾迭（按：吳趼人好友周桂笙之子）所藏，他看到這篇文章后，自二十一回起，就把“抽絲主人”的署名改為“吳趼人遺著”。

不料，曾迭的改動却引出了異議。在上海的另一小報《晶報》上，署名“小讀”者發表了《海上四大金剛奇書的著者》一文，他提出：“這書是嫖客罵妓女的小說，當時青蓮閣上小書販托在手里兜賣的貨色”，並由此斷定：“我佛山人是不會寫《四大金剛奇書》這樣的書的”^{*3}。對小讀的質疑，曾迭當即著文回應。他說改署的原因首先是謝高的文章對作者身份的確定。同時他又提供一則資料，云其父周桂笙的《新庵筆記》說及吳趼人原名“繭人”，由此推測出“抽絲主人”的筆名，是由“繭”字變化而來^{*4}。這樣間接的論證，自然不能讓小讀心服。於是，在《晶報》的3月7、8日，4月23、27日上，小讀又陸續發表了質疑文章，但都未能提出有力證據。

這場發生在當日上海著名小報《辛報》和《晶報》上的爭論，並沒有因報紙的廣泛影響而為“抽絲主人”的身份引出有力的證明資料。又是幾十年過去了，在近代小說的研究界，《奇書》的作者仍處於“待考”狀態。幸運的是，因為《消閑報》的發現，我們終於可以為這樁疑案找出答案。

《消閑報》與《奇書》作者的身份確認

1897年，上海已有多種報紙並存，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申報》、《新聞報》和《字林滬報》。爲了吸引讀者，各主辦者皆窮盡心思來展示自己報紙的魅力。《字林滬報》採取的是每日免費隨報附送《消閑報》的方式，“俾閱報諸君購一得二，既足以知中外時事，又可借以資笑談而暢懷抱”。此舉頗爲體貼人情，足見編者之拳拳苦心。《消閑報》的編撰宗旨，可見諸報館告白：

一篇入目，笑口既開，雖非調攝精力之方，要亦可爲遣悶排愁之助也。此可爲當道諸公消閑者也。或者高人韻士，酒闌燈灺，茗既熟，有約不來；走馬王孫，倦遊既返；深閨才友，刺繡余閑，既無抵掌之良友，復乏知心之青衣；得此一紙，借破岑寂，或可暫作良友青衣觀乎？此可爲高雅諸君消閑者也。甚或讀書童子，讀史傳不得其門者，談《聊齋志異》乃足啓其聰明；讀《毛詩》不知其義者，誦元人曲本乃適以開其智竅。此無他，庄重難收，詼諧易入耳。^{*5}

由於其爲附送報紙，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新聞有《字林滬報》登載，《消閑報》便可以集中筆墨於消閑娛樂。從告白中也可看出，它想象的閱報環境雖然還浸潤着傳統文人的生活情致，却已有意兼顧下層市民通俗的閱讀品味。同時，在報紙文體方面，《消閑報》以《聊齋志異》和元曲作爲潛在的模擬範本，顯示出相當濃厚的文學趣味。

因此，《消閑報》上的新聞，除登載一些花叢妓院的瑣事軼聞之外，常常雜以各種寓言故事類的小品。正是這種奇聞寓言混雜的報紙體例，孕育了最初的原創小說的連載。我們知道，中國大陸報紙上的小說連載，一般認爲以《申報》爲最早。但《申報》連載的均爲翻譯作品，並且僅在1872年報紙初辦時期有過短暫的時光。二十幾年之后的《消閑報》的小說連載，則已表現出更多的獨創性。

1898年2月12日，該報開始連載一則“戲館尋書，莽小子失心遇鬼”的故事。乍一看，這個故事與其它奇奇怪怪的新聞並無二致，只是它被連續地講述下去，雖然也不是每天都有。然而這則連載的故事，漸漸顯出一些不同於新聞文體的特征。在每次文本的結尾處，都題有一對偶式的警句，如第一回后的“只爲頑痰迷本性，致令人鬼不能分”。

直到2月25日故事講畢時，編者終於點出登載這則故事的意圖及其采用的章回小

說體式：

我若緘口不言，確是於心不忍，欲待傳將出去，又苦只生得一張嘴，說不了許多事故。尋思無計，遂做演義格式撰了數回書，封作一信，送到《消閑報》館。《消閑報》同人得了此信，不忍重違其意，乃為之分日排登報端。至於此書的總名，是叫做《天仙茶園有鬼記》。

圍繞着天仙茶園，小說一共講述了三個鬧鬼故事，情節甚是乖張離奇，也看不出作者的寫作動機。其創新處在於它的背景設在上海的繁華茶園。撲朔迷離的鬼怪與現代茶園產生關聯，使這一傳統的鬼怪故事有了一些新意。同時，故事中的人物生活情態都帶着上海近代都市的氣息，有一定的現實感。承繼“天仙茶園”的敘述語境，緊接着刊登的是“四大金剛”的故事：

《消閑報》自從做演義體裁，撰了《天仙茶園有鬼記》數回書，荷蒙閱報諸君同聲許可，甚至有人致書本館懇憑續撰的。試想一家天仙茶園能有得多少故事，焉能撰得許多書呢！但是既承諸君諄諄雅囑，又不能不順順人情，故另外尋些事故出來，再撰幾回稗官野史，以饜衆目。閑話表過休題，單說此書表的是四大金剛故事。這四大金剛原是佳夢關魔家四將，乃弟兄四人。^{*6}

從這段開篇來看，《四大金剛》與《天仙茶園有鬼記》的作者應為同一人。作者說明，小說的寫作是為了呼應報紙讀者的閱讀需求。

相對於《天仙茶園有鬼記》章回體連載形式的不完善，《四大金剛》有一些改進。從連載小說的長度而言，《有鬼記》僅連載了8回；而據筆者查證，《四大金剛》共連載了19回。其回目如下：

- 魔家將忽起凡心（1898年3月3日）
- 宴陰司逃去金剛（3月4日）
- 沈小青命名緣起（3月5日）
- 金章伯情急投環（3月7日）
- 沈小青青眼盼金郎（3月8日）
- 窮途饋贖私訂婚姻（3月9日）

赴春闈章伯占鰲頭	(3月10日)
狀元夫人受賀	(3月11日)
金郎負義	(3月12日)
小青反魂	(3月13日)
兌金鏑決意行	(3月14日)
告本省宗師	(3月15日)
抱不平錢公受辱	(3月16日)
小青含恨自盡	(3月17日)
沈小青冤魂崇金宅	(3月18日)
沈小青歸魂枉死城	(3月19日)
小青敘舊情	(3月20日)
沈小青再往投生	(3月21日)
弄蛇緣起	(3月22日)

了解到《四大金剛》最初連載於《消閑報》的事實，向我們要考證的問題就跨近了一步。翻閱《消閑報》，我們發現：駢散文及詩詞部分，主要是主筆高太癡執筆政；新聞及寓言則多是吳趸人撰稿。同時，該報還有一慣例，凡外間來稿一般都注明作者身份。因此，這篇沒有署名的連載，其作者只能是《消閑報》的編撰人員。在主要撰稿人高太癡和吳趸人之間，高太癡主要長於長短句，又有諸多報首論說及詩詞需要應付，不太可能編寫這樣的連載文字。而《四大金剛》是混雜於新聞中刊登的，新聞欄既為吳趸人負責，那麼，他撰寫的可能性就更大。

其實，對於《四大金剛》的作者，《消閑報》已經有所透露。只是脫離了當時閱報者不言自明的語境，現在必須經過一番考索的功夫：

余友奏綠主人唐君子耘，青燈之下兼習青囊，遂以岐黃之術鳴海上。同輩偶有不適，恆延之診視，輒應手愈，猶未之異也。前日南方某宅眷得暴疾，諸醫束手。延奏綠往診，一劑立愈。有人以告余，余拊掌曰：“得之矣！”詎問何故。余曰：“我方撰‘沈小青再往投生’一則，苦無屬對，茲當對以‘唐奏綠方能起死’也”。奏綠見之，得毋笑我牽強不？”⁷

唐子耘名斯盛，曾經主持過《消閑報》詩社的評選活動，也在該報發表過一些詩文唱

和之作，是消閑報社的熟客。那時報社內常設一會客室，社會各界朋友來此聚談，交流信息。在版面不湊手時，報紙編者常常拿這些趣談來杜撰新聞。上文所引正屬此類趣談消息。觀其詼諧幽默的文風，與吳趸人一貫風格如出一轍。據此推測吳趸人作此消息，當屬不謬。自然相應的《奇書》著者就是吳趸人。

如果以上推測的理由還不十分充分，我們從《四大金剛》的停載原因可以再次得到印證。1898年3月22日后，《消閑報》停止了這部小說的連載，且以后再未續刊。當日報紙連載小說多有半途而廢者，這並不奇怪。而令人費解的是，如《天仙茶園有鬼記》這樣簡單的故事連載，該報還發文表達了讀者對此故事殷殷期盼的閱讀感受。何以在《消閑報》繼續創辦的情況下，連載了19回的《四大金剛》故事突然中止，編者却無任何解釋？其中緣故，據筆者推測，很大的可能是著者離開了《消閑報》，並將小說一並帶走。

1902年出版的《吳趸人哭》中云：“吳趸人初襄《消閑報》，繼辦《采風報》，又辦《奇新報》，辛丑九月又辦《寓言報》。至壬寅二月辭寓言主人而歸，閉門謝客，瞑然僵臥”^{*8}。在說到《消閑報》時，吳趸人用一“襄”字，而其他各報則用“辦”字。“襄”有幫助、輔佐之意，可見吳趸人在《消閑報》時，只是幫助主筆高太癡處理一些報務，並不曾擔任過主筆之職。這或許正是吳趸人離開的原因。在小說連載停止前一周左右，《消閑報》登出了高太癡的詩作《病不能踐鴻卿置酒約，倩病鴛代作主人，占此自解，兼謝座客》，其中有“病鴛誼本若第昆”^{*9}（按：病鴛即周忠鑿，也曾擔任過《消閑報》主筆^{*10}）之句，雖然只是一首私人的致歉詩，但在報上的公開發表，無疑宣告了高太癡與周病鴛不一般的親密關係。在此之后，病鴛的署名便頻頻出現在詩詞酬唱欄。以《消閑報》的編輯慣例，可以推測，大概在3月份左右，周氏開始輔助高太癡的主筆之務。事實也證明這種推測是正確的。《消閑報》5月8日的一則消息云：“云水散人自今歲立春日遺疾以來，懨懨臥榻，彈指九旬。其間屢瀕於危，自分不起”。又云：“其后或不能親往，僅托病鴛代為主人”^{*11}。在高太癡生病期間，都是由周病鴛代理《消閑報》主人身份。大概在此之際，吳趸人便離開了《消閑報》。巧合的是，《四大金剛》也隨之停止連載。

之后，吳趸人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在《消閑報》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吳趸人已不在《消閑報》任職。果然，1898年7月10日，《采風報》創刊，吳趸人即出任主筆。這時，《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前集五十回已經出版。吳趸人把售書廣告登載在《采風報》的創刊號上，接着在《遊戲報》上也出了廣告^{*12}。而最初連載《四大金剛》的《消閑報》却沒見任何形式的廣告和說明。這並非由於《消閑報》不登售書廣告，

這年八月，王韜的學生綺琴軒主徐元芳還在報上對王韜的系列書籍大作宣傳；在此之前，一些與《消閑報》有某種關係的人，也常常在《消閑報》刊登自己書籍的告白。吳趼人既有在《消閑報》效力的經歷，《奇書》又在該報連載，這樣雙重的關係，而《消閑報》對《奇書》的發表却沒有任何反應，個中緣由，大概與連載的突然中止有共通之處。

吳趼人離開的原因，可能出自性情不投。他曾自述：“丁酉以後，慣作大刀闊斧之文；有韻之言，幾成絕響”^{*13}。丁酉是1897年，也就是他進入《消閑報》的那一年。事實上，《消閑報》是一份充斥着詩詞酬唱的小報，耐人尋味的是，吳趼人的名字却幾乎從未出現在詩詞一欄。大概出於個人才性，吳趼人更愛好和擅長敘事之文，而不喜歡詩歌。其同輩友朋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張乙廬說：“氏（按：吳趼人）少時即喜爲稗官家言，嘗集其生平見聞，著一筆記”^{*14}。杜階平《書吳趼人》亦云：“吳趼人先生……弱冠始搦管學爲文，偶從舊書坊買得歸熙甫文集半部，讀之愛不忍釋，遂肆力於古文。寢饋三年，而業大進^{*15}”。歸有光的古文，向來以敘事見長，筆致委婉細致，雖被譏爲“尚不能出小說家伎倆”，但恰可見出歸氏古文與小說筆法多有相通之處。以小說創作見長的吳趼人，對過多敷衍場面的詩詞酬唱可能不大耐煩。

當人們質疑吳趼人是《奇書》的作者時，會認爲他怎麼可能寫出這部上海妓女淫蕩生活的小說，却並沒有看到吳趼人在《奇書》里表現出的社會批判意識。在《奇書》的第三十九回，吳趼人諷刺了上海的“斗方名士”和“市儈文人”，並申明自己要作一部書，將這班人形容殆盡^{*16}。吳趼人的諷刺所指，與他這一時期的小報經歷不無關係。這種社會批判的責任感，在他以后的作品得到了一以貫之的實現。最明顯的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吳趼人對那些所謂的“洋場才子”表達了不遺余力的諷刺。

從作品外在的發表經歷及內在的寫作風格綜合來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奇書》的作者“抽絲主人”就是吳趼人的化名。

在此文寫作將近結束時，筆者看到了胡全章發表在日本《清末小說》第27號上對“抽絲主人”的考證文章^{*17}。結論雖然相同，但由於胡先生只看到部分的《消閑報》資料，所以文中有些推論牽強、不夠準確的地方。如胡先生說：“在《消閑報》上連載小說片段及撰寫這則‘鄉人晉省’消息的人，就是我們要核實身份的‘抽絲主人’”。並稱此“稿源來自該報的主筆先生”。這裡就有兩處失察。事實上，“鄉人晉省”也是一個連載小說，於1898年5月5日開始刊登，共連載了17回。吳趼人在《四大金剛》連載尚未完成時，不可能另起爐竈寫作新篇。同時，其文筆俚俗、語言拖沓，

與吳趸人的文風有較大區別。另外，胡先生斷定吳趸人爲《消閑報》主筆，也有武斷之嫌。

回顧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關於“抽絲主人”的爭論過程，我們發現，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吳趸人是否寫作《奇書》上。其暗含的前提是，認定《奇書》是一部低俗的小說。且不論這一判斷是否有歷史價值觀上的偏差，僅在近代小說的發展歷程中考慮，《奇書》不但對了解吳趸人早期的創作生涯有重要意義，在題材內容和小說連載的形式開創上，也極爲重要。透視《奇書》的寫作經過，我們可以揭開報紙與小說發生關聯的一角簾幕。

《消閑報》與“四大金剛”新聞

出於滿足閱報者好奇求新的心理，散落於生活瑣事之中的偶然片段被報人有意地攫取。於是，那些原本一掠而過的細節被闡釋和放大。報紙利用其有效的媒介功能來制造時代的流行風尚。因此，在以報紙爲主導的輿論鼓吹下，相對於傳統妓女的角色，上海的名妓“四大金剛”無疑更能引領時尚潮流。而她們成爲青樓妓院的標志性話題，也就並非偶然了。

“四大金剛”初次見諸報端，是在李伯元的《遊戲報》：

張氏味蕁園樓閣玲瓏，花木蔭翳，每當花晨月夕，遊客如云。若逢禮拜之期，尤爲熱鬧。香車寶馬逐隊而來，所有時髦倌人無不畢集。惟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校書每日畢到，每到畢遲。其到也，萬目灼灼，四座盡傾，宛如迎接貴官模樣。或曰此督撫司道體制也；又或曰，時人咸稱撫藩臬爲三大憲，茲則有四人焉，不如名之曰四大金剛，誠粉黛班中絕大人物。吾聞四大金剛爲風調雨順，名園中得此名校書日日光臨，亦祥瑞之兆也。^{*18}

上文與其說是一則新聞，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段絕妙的社會寫真。其傳神寫照的小說筆法，提供的信息更多地體現爲一種視覺想象，而予人深刻印象。“四大金剛”的稱號一旦在《遊戲報》上登出，便迅速流傳開來。對其含義的理解，亦各以己意隨便闡發。其中，《消閑報》編者云：“‘四大金剛’之稱者，非本報作俑，實《遊戲報》濫觴也。《遊戲報》所以稱之者，殆確知其身不壞，而后比作金剛。故絕妙見解、絕妙品題，本報同人實所佩服。然不欲逕稱爲金剛者，究以此名非我所賜，故未敢掠美

耳”^{*19}。暗中已將單純外在的比擬轉變為一種性欲的嘲弄。此說雖流於惡謔，却增加了“金剛”稱號的曖昧性，也給《消閑報》後來的道德譴責留下了批評空間。

之後，《消閑報》扣住這一題目，在“力求花樣翻新，無非為閱報諸君消閑之一助”的編撰宗旨下，采集出“四大金剛”種種的花邊新聞：

昔施耐庵《水滸傳》中曾紀四大淫婦，今上海灘亦有四大金剛。四大金剛者，亦四大淫婦之混名也。那四個？乃張書玉、金小寶、陸蘭芬、林黛玉。但這四個都是做皮肉生涯的，有何教他不淫，果然要與良家婦另眼相看？但是他若能與這個“淫”字中略略有些揀擇，也就不能怪他。奈他只是一味濫淫，自以為既做妓女，不妨淫到極處，把個羞惡之心都付諸東洋大海。這便是華佗復生，也醫不得他毛里的病。然究竟也不能怪他。所可怪者，有種人明明知他是極淫之婦，見他有幾對珠花、幾只金鑷，便存了個勢利心腸，今日贊這個地下絕無，明日誇那個天上少有。阿私所好，還屬人之常情，只是千不合萬不合，把個風雅盛名也加在此四大金剛身上，教我輩如何忍耐得住？^{*20}

這段話，不知為誰所撰。從後來《奇書》編成，吳趼人在題記中稱“采訪數年，經營半載，始克成書”來看，《消閑報》的“四大金剛”新聞應該是出自吳趼人筆下。這段文字的議論綿密犀利，作者以退為進，步步緊逼，連貫而下。從譴責“四大金剛”的淫、到“極淫”、再到文人揄揚和妄稱風雅之劣習，以先前的逐層諒解，來襯托最後的忍無可忍。在強烈的道德訴求下，其字里行間充盈的鄙薄情緒，與新聞真實客觀的寫作要求不甚吻合。

“四大金剛”既迎合了世俗的獵奇心理，又滿足了文人嘲諷世情、寄托教化的願望，因而是一個頗有新聞效應的品題。但《遊戲報》已捷足先登，擁有了“四大金剛”的輿論創始權，《消閑報》想借此名目制造新聞熱點，就必須另辟蹊徑。於是有了補選“金剛”的活動。1897年12月28日，《消閑報》上登出《錄薦傅鈺蓮充金剛書》：

欣悉金小寶已獲開除，而欲另擇最時髦之淫妓以充斯缺。僕心焉數之，則其惟傅鈺蓮乎。當即商諸友人曰：“當‘四大金剛’命名之始，吾輩已為傅妓惜其未能入選。今得此機緣，若不致書《消閑報》，是一誤再誤矣”。

這是一封讀者來信，下署“臘月初四云間小遊仙”，不知此人是否為也有“小遊仙”署名的蔡爾康？在前一天的《消閑報》上，“選金剛”的新聞才剛剛刊出，可見讀者反應之積極迅速。

12月29日，《消閑報》又登載讀者來信云：

《法苑珠林》云：西方有八神，狀貌獍狴，身披金甲，手持寶刀，衛世尊說法於雷音寺。是釋氏之八大金剛也。若四大金剛，則曩閱《封神演義》，有魔家四將為姜子牙所封，即現在各寺院所塑者。小說荒誕不經，經禿子隨意附會，均極鄙俚可笑。不謂近來所出《遊戲報》，又以滬上慣坐馬車、善吊膀子、專妍馬夫戲子、至淫極賤之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妓橫加綽號，比為“四大金剛”。稱謂不倫，足供噴飯。……以鄙見而論，此四大金剛者，在《遊戲報》固與之存亡相系，生死不渝。設若出缺，自然必須補充。而在《消閑報》則正當視作邪魔，勿容闖入。

署名“未免有情人”的來信，把《封神演義》中“魔家四將”的傳說與“四大金剛”相聯系，多視角的聯想增加了新聞話題的可談性，恰好符合《消閑報》“資笑談而暢懷抱”的閱讀預設。在笑謔風格主導下，報紙用語隨意，沒有任何文字的禁忌。以“狀貌獍狴”來擬八神，云僧徒為“禿子”，不留情面地顛覆了所謂的莊嚴與神聖。

當然，刻意突出的嘲諷筆調，也使報紙的新聞報道有曲解或故意刊落的趨向。比如，同樣是關注北里妓院，《中外日報》的消息不乏同情和揭露：

小東門一枝春街包二姑娘所開之花煙間內，共有煙妓七口，前日約同赴小東門捕房，泣訴屢遭凌虐，環求超豁。捕頭憫之，着靜候查明核辦*21。

副捕頭稟：惡鴉王五寶將妓女大英新產之小孩毒斃，妓亦受傷，送往醫院醫治。今將王拘案，請究官判，押候查明覆訊。*22

此類消息在《消閑報》却絕少出現，即使有反映妓女境遇淒涼的報道，也因報紙的調侃風格而顯得好笑。如言：“今秋各妓院生意清淡，大都有名無實，蓋因衣食各項價值騰貴，而空心大老官頗多漂帳者流。所以林黛玉、陸蘭芬節后只得重懸艷幟、再筑香巢，其餘如文杏元、花時紅等，大有撐不住空架子，汲汲不可終日之勢，諸妓女大

抵憂貧如此” *23。雖然妓院中妓女的生活狀況本來就有高下之分，但主要原因在於《消閑報》選取的視角有意傾向於自己的輿論風格。

19世紀晚期，上海租界區的小報以公開的諷刺態度和隨意恣行的筆調，與中國儒家謹言慎行的文化教養區別開來。在謀求生存發展時，小報無法借助已有的意識形態力量，便只能求助於民間的娛樂和消遣趣味。在此過程中，小報形成了自己的日常敘事話語。正如我們看到的，在圍繞“四大金剛”的文字敘事中，編者有意的素材採擷、讀者意見不一的價值評判、報紙的媒介傳播，共同構築了新的文化交流空間。

新聞、故事連載與小說編撰

《消閑報》所構築的輿論環境，營造了《奇書》主要的創作語境。連載之初，作者即說：“一家天仙茶園能有得多少故事，焉能撰得許多書呢！”當他不得不另外尋些故事的時候，“四大金剛”便進入了他的視野。在改編為單行本的《奇書》第一回的楔子中，作者再次說明選題的緣由：“小子環觀上海的景致，見有四個信人，叫做四大金剛的。因而暗暗想起天理循環、報應不爽的緣故，所以撰出了這《海上四大金剛奇書》一部”。由於《奇書》出版於1898年，大致說來，凭借小報的播散，當日小說的讀者一般會熟悉“四大金剛”的趣聞軼事。也即是說，正是報紙的閱讀羣體，構成了作者擬想的潛在讀者。

遺憾的是，小說的連載部分只有十九回。我們只能以此十九回與單行本《奇書》加以對照。從外觀形式看，《奇書》有了較大的改動。在每回的開頭和結尾，作者增加了四句篇首詩和兩句煞尾詩。回目也有一些潤色：第八回“狀元夫人受賀”改為“狀元夫人開筵受賀”；第九回“金郎負義”改為“翻臉無情金郎負義”；第十回“小青反魂”改為“投繯遇救小青反魂”；第十二回“告本省宗師”改為“擊堂鼓告本省宗師”；第十四回“小青含恨自盡”改為“沈小青含恨吞金死”；第十七回“小青敘舊情”改為“赴陰司金剛話舊”；第十八回“沈小青再往投生”改為“沈小青再降紅塵”；第十九回“弄蛇緣起”改為“小江北弄蛇緣起”。改動的原則一是糾正連載上過於俚白的話語，二是使回目相對完整和均衡。但單句的回目與傳統小說的對偶句還是略有不同。這說明，連載之初，吳趸人還沒有嚴格的章回體小說的寫作意識。

而正文的內容，筆者發現幾乎一字不差，僅在第一回的楔子處，單行本抹去連載上關於天仙茶園的那段緣由，換成了對小說的創作動機和正文來源的交代。此外，連載小說還缺乏單行本中的題記和序言。改編而成的《奇書》，則明顯受到了傳統警世

小說的影響。

就連載部分的文字而言，吳趸人首先講述了四大金剛之一魔禮青的身世。她凡心初動，私入紅塵托生為沈小青，與狀元金雯章結下來生孽緣。這是一個古老的“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本無甚新意。然而事情既關乎一代名妓，又為當下熱點新聞，所以小說的意義自然非同尋常。整個《奇書》共一百回，以“四大金剛”的身世輪回，來描寫上海妓院的生活。雖然是近代常見的狹邪小說，如果我們用魯迅對此類小說的劃分法，却很難將其歸類。它不是“近真”的寫作風格，也不同于“溢惡”，因為作者並沒有想說明妓女是如何無情無義、工於心計的詐騙客人的錢財。

我們也發現，《奇書》的寫作經驗並沒有從這些狹邪小說中得到借鑑，他採用了另一種寫作手法。關於這種新的手法，在一則《奇書》的廣告上，作者的聲明透露出若干信息：

年來海上遊客多指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四妓為四大金剛，后又以金小寶不勝金剛之任，另以傅鈺蓮補之。此雖遊戲筆墨，而冥冥中殆有定數存焉。抽絲主人深悉其來歷，乃撰成《四大金剛奇書》以供同好。將四妓之前因后果歷歷敘出，令閱者如深入個中。至於悲歡離合之情形，因果報施之奇巧，尤足令人拍案稱奇。^{*24}

吳趸人說自己對報紙登載的新聞格外了解，於是能夠據此撰成一書。因此，小說與新聞之間的互文關係構成了此書的特色。

《奇書》中時春芬（即傅鈺蓮）之“狀元夫人”、“姘伶人小三兒”、“重張艷幟”、“出走天津”等情節，無一不以傅鈺蓮的史實為底本敷衍而成。難怪1937年《辛報》重載《四大金剛奇書》，就是因為“這部書的所以引起我的興味的，倒就在於有一個傅鈺蓮。因為我却可於此得到一些賚金花早年的事跡了”^{*25}。“四大金剛”之一的張書玉履歷亦曾在報上登出，其文云：“校書初名王月仙，本江北人。其父在本埠，充當某沙船舵公，因即挈眷居此。不幸其父早世，景況大窘，母又癖嗜煙霞，以致鬻入勾欄，學習彈唱”^{*26}。《奇書》第十九回以“小江北弄蛇緣起”為題目，開始描寫張書玉的情節，之后的經歷與其履歷所記亦大體一致。如第二十六回“江北人復回江北”中云：“堪嘆金剛魔禮海，出身微賤可怜蟲”。恰合張書玉低微的出身，與張書玉父親為沙船舵公的實情相吻合；小說中張書玉嫁人復出，亦有事實為本。

雖一切本事均為人所共知，但一經作者改寫，便筆致生動，有聲有色。我們試舉

一例。報上登過這麼一則滑稽的新聞：

大興里妓女林黛玉家之龜奴與人爭毆，拘入捕房，解送會審公廨。讞員張公飭提林妓到案候訊，詎林妓抗傳不到。讞員大怒，謂何物賤妓，膽敢藐視憲章，擬使荷校，以示法度。嗣經捕頭緩頰，以譽非林妓自起，稟請罰鍰，免其枷示。讞員遂判罰五百金，始得獲免。時適年終，林本窘不可耐，遭此重罰，益形掣肘矣。又兆貴里陸蘭芬因債項累累，除夕乘人不備，遁往浦東避匿。旋為人偵知，於晚間三下鍾渡浦往覓，扭回租界，向之追索。陸一味延約，天已黎明，諸債戶無可如何。……故林先期往某處狎客商借若干金，不致如陸之避匿不面。而陸則不能未雨綢繆，致有此窘。^{*27}

這段文字在小說中被演繹為第九十一回“林黛玉籌款赴杭州”、第九十二回“林黛玉客邸驚惡夢”、第九十三回“打抽豐林黛玉被逐”、第九十四回“汪俊生念舊贈多金”、第九十五回“林黛玉公堂受懲創”和第九十六回“陸蘭芬討債赴浦東”共六回文字。新聞中林黛玉先期籌款之事，本為映襯陸蘭芬年終窘況而一筆帶過的背景，並沒有引起訪事人的注意。在小說中，經吳趸人妙筆點綴，遂一變而為林黛玉遠程化募的壯舉，其中旅程勞頓之艱苦、客邸惡夢之辛酸、宅門被逐之冷落以及念舊贈金之悲喜，繪聲繪影，一一描摹盡致；罰金一節，亦經小說添枝加葉，凸顯了林黛玉公堂受審的狼狽形象。

我們看到，在描寫的持續性、連貫性上，小說帶給我們的是遠比新聞深刻得多的印象。吳趸人寫到林黛玉趁小火輪到杭州，住在客棧，找到客人的宅院並在門前等待，僕從與門房的爭吵等經歷，以寫實的手法為我們描繪出上海的名妓女向外幫客人打抽豐的歷史畫面。小說家還向讀者展示了他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所有這些都是新聞不能提供的，吳趸人以對新聞做注腳的方式，展開了對廣泛的人情風俗的描寫。

報紙與小說之間互文性的寫作，為小說體式的發展帶來新的意義。就《奇書》而言，吳趸人曾宣稱：“並於四大金剛之外，所有上海一切淫妓行狀，盡皆羅致書中，亦均歷歷如繪。雖一切情事，為久居上海者所共知，而一經編輯成書，便覺有聲有色。加以廣征實事，所有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無賴流氓、拆梢打降，均采發陪襯，尤覺洋洋大觀也”^{*28}。可見小說廣泛的取材特色，為吳趸人所自詡。這顯然是取決於報紙所構築的情境，作者因此以小說為增廣社會見聞的一種有效方式。

更重要的是，借助新聞媒介的傳播，小說的題材內容有了新的映照意義。在《奇

書》第一回的楔子中，吳趼人說：“稗官野史雖是小道，但是要撰成一書，則此書中的來踪去跡，總要有幾分影子，並要暗寓勸懲”。他批評過去的評話家往往如空中樓閣，無事實依據的勸誡並不能讓人信服。而他把我們帶入上海的現實場景中，以有目共睹的報紙新聞為底本來編撰故事，即使書中有虛構粉飾之事，結果也是“看書的人，明明知是假的，却不得不信以為真”^{*29}。這種因緣際會的小說與新聞之間的文本交互，形成了晚清文壇中新的閱讀情境。由此，近代小說在寫實性上才有了新的突破。

不過，小說與新聞兩種文體的差異還是顯而易見的。當時《遊戲報》上發表過一篇《奇書》的讀后感，表達了對這種差異的感受：

近更有撰得一書，以林、陸、張三人或屢嫁，或屢出，或野鷄出身，並有事跡可紀。惟金小寶年最稚，又未嫁人，似苦於無從着筆，遂謂其不足當金剛之任，而以傅鈺蓮補其缺。此故撰書者之善於騰挪，以便架空中樓閣也。惟書非與報紙可比。報紙取一時勸懲，縱使詆之於前，果其翻然自新，仍不妨譽之於后，執筆者固不設成心也。至撰書則鑄鼎象物，不啻名鑄（此處缺兩字），而致身莫能洗濯。然此意可為文人言，不能為僞父道。穢行劣跡，俾眾咸知，而又托名於天神下降，則謂之金剛倒楣也可。^{*30}

這大概是《奇書》出版之后最早的一篇評論。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在於其作者是《遊戲報》的編輯。他既閱讀了新聞，又閱讀了小說，與今日剝離了報紙閱讀語境的我們相比，他對兩種文體的差異的體會更直接、更切近。評論者注意到《奇書》在新聞寫實之外騰挪架構的虛構手法，並對此表示理解。但令他感受最深的是，小說的道德教化力量太過強大。為此，他充滿同情地建議小說作者應該筆下留情，謹慎使用價值評判的權力。然而，這種道德教化的功能正是吳趼人對這部小說的期許。他用“因果報應”的結構，把瑣碎的材料整合為一個有鮮明主題的小說文本。正是所謂“因果報施之奇巧，尤足令人拍案稱奇”。在小說中間，吳趼人也提醒我們注意“起伏綫索之中，暗隱報施因果之理”^{*31}，並以詩句等形式多次暗示這一勸誡主題。

通過對這部小說寫作特征的探討，我們重新來了解這部少人提及的作品。不但希望改變人們對其“里面原沒有什麼含蓄，無非遊戲文章隨便寫寫的”^{*32}的輕視態度，而且希望為近代小說的藝術討論提供出不同的關注視角。

四

【注】

- 1) 此處所用《奇書》為《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所收版本，據1898年上海文宜書局初版本校對出版。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 2) 謝高《抽絲主人即吳趸人》，《辛報》，1937年1月21日。
- 3) 小讀《海上四大金剛奇書的著者》，《晶報》，1937年2月22日。
- 4) 曾迭《為四大金剛奇書作者答小讀君》，《晶報》，1937年2月23日。
- 5) 《釋〈消閑報〉命名議》，《消閑報》，1897年11月25日。
- 6) 《魔家將忽起凡心》，《消閑報》，1898年3月3日。
- 7) 《消閑報》，1898年3月22日。
- 8) 《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136頁，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
- 9) 《消閑報》，1898年3月15日。
- 10) 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66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 11) 《集友朋及時行樂》，《消閑報》，1898年5月8日。
- 12) 分別見於《采風報》，1898年7月12日；《遊戲報》，1898年7月16日。
- 13) 吳趸人《趸塵詩刪剩》序，《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39頁，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
- 14) 張乙廬《同輩回憶錄》之七，轉引自《吳趸人研究資料》，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15) 杜階平《書吳趸人》，《小說月報》八卷一號，《談屑》，1917年1月25日。
- 16) 《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第三十九回，103頁。
- 17) 胡全章《〈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作者“抽絲主人”考》，(日本)《清末小說》，第27號，2004年12月。
- 18) 《四大金剛》，《遊戲報》，1897年10月12日。
- 19) 《選金剛》，《消閑報》，1897年12月27日。
- 20) 《記四大金剛事實並引》，《消閑報》，1897年12月17日。
- 21) 《煙妓受虐》，《中外日報》，1898年8月20日。
- 22) 《本埠新聞》，《中外日報》，1898年8月24日。
- 23) 《妓女憂貧》，《消閑報》，1898年10月1日。
- 24) 《繪圖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出售》，《采風報》，1898年7月25日。
- 25) 曾迭《為〈四大金剛奇書〉作者答小讀君》，《晶報》1937年2月23日。
- 26) 《張書玉履歷》，《遊戲報》，1897年11月11日。

- 27) 《妓女憂貧》，《消閑報》，1898年10月1日。
28) 《續集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出售》，《采風報》，1898年9月5日。
30) 《金剛倒楣》，《遊戲報》，1898年7月5日。
31) 《海上名妓四大金剛奇書》序。
32) 謝高《抽絲主人即吳趼人》，《辛報》，1937年1月21日。

(HE Hongling)

『清末小説から』第78号 2005.7.1

- 『迦因小伝』に関する魯迅の誤解・上
.....樽本照雄
『大共和日報附張』スクラップ
.....杜 筆恩
百年是非，如何評説？ 3歐陽縈雪
韓國所見清末民國通俗小説書目(初稿)
.....張 元卿
晚清小説作者掃描(叁)武 禧
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12)
.....樽本照雄

『清末小説から』第79号 2005.10.1

- 『迦因小伝』に関する魯迅の誤解・下
.....樽本照雄
百年是非，如何評説？ 4 完...歐陽縈雪
晚清小説作者掃描(肆)武 禧
漢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13)
.....樽本照雄
『新編増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の
『小説海』掲載作品正誤
.....杜 筆恩

<http://www.biwa.ne.jp/~tarumoto>

『清末小説から』は、清末小説研究会のウェブサイトのための公開です